

雨与江南长相随

□宋祖荫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”江南多雨，雨是江南的灵动和神韵。在作家的笔端，江南雨或婉约细腻，或清丽惆怅，可谓字字珠玑；在音乐家的歌里，江南雨或通达圆润，或刚柔相济，亦是曲曲玲珑……那么在摄影家的眼中，江南雨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？

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、太仓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陈解法的《江南雨——陈解法摄影作品集》，立足于广袤的江南大地，用其独特的“第三只眼”，聚焦如纱的清晨雨，似幕的黄昏雨，还有多情的小雨，再现了半个世纪多姿多彩的江南雨，以及江南的雨景、雨中情和雨中人。

庚子梅雨时节，陈解法开始了《江南雨》画册的收集、整理和编撰。望着窗外淅沥沥下个不停雨，他思绪万千，无限感慨。一幅幅湿漉漉的难忘情景，如诗又如画，在他的眼前一一生动地还原。

雨蒙江南，这是半个多世纪的相机梦。上世纪80年代，陈解法的第一台上海牌58 II型相机，是自己从父母给的生活费中硬扣出来的，至今他还记得那台“5858694”编号的相机。正是这个兴趣爱好好的萌发，让他结缘摄影一辈子，更促使其跋涉于摄影的道路上，且一步步地向前走来。

尽管相机逐渐迭代，从胶片到数

码，从国产到进口。数字技术突飞猛进，但是在每个时期的每一代相机里，都记录下不一样的江南雨。当年，为了记录江南雨，他手持心爱的相机在雨中尽情拍摄，雨滴打湿了衣衫，也打湿了相机，那是多么令人心疼。每次拍摄回来，他总要轻轻地擦干机身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干燥箱里，唯恐镜头生斑发霉。自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一台国产相机，至迄今最新的富士GFX100型，他共用过80多台不同品牌型号相机，其中选入《江南雨》中照片的相机有40余台。

雨露江南，这是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梦。自喜爱相机以来，陈解法几乎相机不离身，哪怕是商务活动，在外出差，他总是忙里偷闲拍照。工余时间，他总是带着相机行走世界，行走神州，奔波于拍摄“诗与远方”的路上。他涉猎广泛，创作题材多样。对选定的题材，每每拍摄非常投入，参数比较、反复琢磨，力争拍出自己满意的照片。此次画册筹备创意时，有人建议出世界风光，或世界文化遗产，或土耳其和孟印人文，甚至前卫艺术类作品，当然还有江南古镇等等，经过反复思考，他终于选择江南雨。虽为小众，但剑走偏锋，可见其影像艺术的自信与功力。

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”摄影即生活，他谦称“闲玩”。江南，山温水软，民风柔和。江南雨，他的钟情最爱。上世

纪八九十年代，作为企业家的陈解法，惟有雨天才能放下繁忙的事务，有了释放自由驰骋的空间。拿起相机说走就走。他喜欢江南古镇，喜欢江南的雨，于是积累了许多江南古镇雨天的照片，并不断突破自己的创作瓶颈。虽然雨天大多为散射光，但也有不同的光线视角可利用，并且可以全天拍摄。江南雨，江南天地间的精灵。当年，有位摄影老前辈建议他重点拍摄江南雨，还特意请来著名老书法家题写江南雨，为了完成这个久藏的心愿，大江南地理范围上的古镇他几乎走了个遍。打开《江南雨》画册，他镜头中呈现出不一样的雨中江南，有大雨中撑伞老人抱着小狗的嬉闹；有雨后丝瓜藤下古井栏边的村民起居生活；还有背着柴火赶雨回家的妇女背影……雨中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具有浓郁的人间烟火味。

雨润江南，这是半个多世纪的励志梦。有人说，玩物丧志。但是，对陈解法来说，玩物不丧志。当年相机是奢侈品，一般工薪阶层买不起，也用不起。那是胶片时代，即使外出创作，他也是算计来拍摄的，真舍不得浪费。然而，他对江南雨的拍摄，始终牵挂心头，不离不弃。“艰难困苦玉汝于成。”当年他把摄影当做自己的第二职业，更是看作第二事业。耐心、毅力，持之以恒。他创作了《老

街》《玩古》古镇题材照片，其中《玩古》接连荣获国际摄影大展一等奖，此举在同行中引起不小轰动。不少同行仔细琢磨、寻找体验，因此催生了一股古镇摄影热。退休后，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摄影艺术。为了实现心仪的摄影梦想，他个人投资兴建了国内县级市首家民间摄影艺术馆，并且无条件地提供公益使用。还集聚起更多志趣相投的爱好者，晨练拍摄，外出采风，太仓摄影队伍不断壮大。

《江南雨》画册，用江南南园古建屋檐下的雨帘为封面，或雨滴，或雨丝，梦幻交替体现了江南烟雨的绵长不绝。江南因水而兴，因水而荣。以雨喻人，以雨传情，这是《江南雨》所传递出对江南的敬畏、江南的感恩和江南的报答。《江南雨》画册惟妙惟肖，形象生动，收入了不同时期江南雨照片100余幅，拍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以上。粉墙黛瓦的水乡特质，黑白灰的影像色彩，使江南雨呈现出朦胧飘逸的诗意。然而，受著作版权肖像权影响，书中人文照片相对偏少，静态偏多，且综合考虑器材使用等多种因素，但是瑕不掩瑜，《江南雨》不愧为当下以江南题材为表达的影像画卷。

愿陈解法在影像创作的道路上如雨后发枝，雨花绽放，艺术生命之树常青。

城市文明的勋章 有你一枚

□王扬群

2020年，在银杏披金，红枫似霞的多彩季节，好消息传来：

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县级市：“太仓”荣登榜首！

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公布——太仓，成功上榜！……好消息一个接一个，“全国文明城市”可是国家级的荣誉！是含金量最高的城市荣誉！荣誉虽获，可创建的艰辛，还历历在目，十字路口警察叔叔们的声声呼喊还回响在耳畔。

“请戴好你的头盔！”这是警察对一冲而过的电瓶车车主的大声呼叫。

“为了你的安全，请戴好你的头盔！”这是警察对车主礼貌而守责的要求。这也是创建文明城市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“太仓要创建文明城市，骑电瓶车要戴头盔，不然抓住要罚款。”

七月的微信群里一直有这样的提醒。七月过去，没有听说有人被罚。又有消息说：罚款八月要动真格啦，因为九月要来检查。明知戴头盔上路是为我好，可我实在不愿意戴头盔。本来就少的“十八根麻毛”被头盔一压，我都不敢想象摘掉帽子那一刻的形象；还有刚从理发店出来，头盔一压上去，我的发型呢？心情顿时就变得苦闷，但门是不能不出的，头盔是不能不买的。真有这么严格吗？

那日小雨，我披上雨衣，将头盔放在电瓶车的车篮里上了大街。十字路口，趁着绿灯，我一扭油门一溜烟过去，身后传来警察大声呼喊：“戴上头盔！”喇叭虽大却满含善意。

第二个路口，红灯高悬，车放慢速度。一位中年警官马上走到我身边：“请你戴好头盔，为你的安全着想。”他脸上的笑意、善意使人不能抗拒……

无论风雨交加，还是烈日暴晒，他们一如既往。就是这一声声的叮嘱，就是这一声声的呼喊，化解了车水马龙中多少的怨与不愿，融化了多少人心中抵触的薄霜，我们记住了你，炎炎烈日中警徽下的黝黑脸庞。

“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，机动车应礼让行人。”那一幕幕礼让的场景，我仍然记忆犹新。记得有一次我站在斑马线上，却看见两头均有车行驶过来，不自觉中我停住了脚步，可两头的车辆也停着不动，僵持几秒后我蓦然回神：司机让我先行！感动中我加快了脚步……

“文明城市，文明出行。”斑马线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背后，是交警唤醒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，是他们辅以多少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更是他们在风霜雨雪里的尽职尽责……

还记得桃园社区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工作之难。这是一个老小区，其中洛阳路、寺桥路上多年的违章搭建、占地修建、乱拉的电线……这一切就像健康肌体上生长的难看瘤子，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，但是多年的既得利益与文明城市的创建是有矛盾的。是警察带领那一车车受过训练的拆除工人，在摄像机的全程跟踪下，整齐有序地进行了拆除。是他们，才有了今天洛阳路的城市新貌，寺桥路的旧貌换新颜，让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变化，又多了几分生活的幸福感。

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！今天，文明城市这顶桂冠已经落定，但荣誉的获得与他们——无数警察的付出与辛劳分不开。文明城市的功劳簿上，警察，理应佩戴这枚荣誉的勋章！



落日余晖

谢海涛 摄

我知道 你是警察

□宋振东

在新冠肺炎疫情中
你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
我知道，你是警察

在打击违法犯罪中
你除暴安良、保护人民
我知道，你是警察

在追逃破案中
你不怕牺牲、无私奉献
我知道，你是警察

在维护社会稳定中
你披星戴月、守护平安
我知道，你是警察

在狂风暴雨中
你护送老人、儿童回家
我知道，你是警察

在日常工作中
你热情服务、忠诚履职
我知道，你是警察

你是警察
你是共和国的脊梁
人民的守护神

（备注：经党中央批准、国务院批复，自2021年起，将每年1月10日设立为“中国人民警察节”，在此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人民警察致敬。）

冬日杂忆

□龚宜丹

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开车行驶在通向沙溪的东亭路上。开着开着，转角迎来一片树林，秋天遗留在树丛中的绿黄红棕一股脑地扑向我，后面错综复杂的枝丫在灰蓝色的天空中铺散开来。

醒过来后，我觉得很冷。那些色彩已经坠入了深秋，冬天平静地在空气中蔓延。我许久没到过沙溪了，沙溪竟这样和冬天牵着手来到了我的梦里。就像妈妈，好像永远地活在了我的梦中，在梦里偶然相见都不觉得惊讶。

人在冬天手脚冰冷、四肢移动缓慢，做不出什么敏捷的动作，思想就占了上风。我想啊想，想起我小的时候，奇怪地很喜欢冬天。孩子是不怕冷的，哪里有雪有冰，就往哪里跑。沙溪以前有一个培训学校，我小时候在那里学舞蹈。教学楼四周建了方方小水池，颇具美学的设计，可惜一潭死水臭烘烘，连鱼也养不活。但到了冬天就不一样了。气温跌破五度后没几天，池里薄薄一层的水就会全部冻住。对我们这种胆大调皮的孩来说，这就是一片天然的墨绿色溜冰场。

滑冰固然新鲜，但也不能莽撞，要先伸出一只脚踏量一下冰面的质量。如果踩下去听见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就马上收脚；反之就用力踏几下，确保冰面厚实，再双脚下。

孩子们穿着老棉鞋，泡沫鞋底在冰上一点摩擦力也没有，哧溜一下就滑到了对岸。我们在这不足两米的两岸滑来滑去，没什么意义，但大家乐此不疲。

冰不厚的时候，虽然没法溜冰，但也照样玩得起来。正值过年的档口，校门口的小店有卖各种各样的小鞭炮，

划一下就能点燃，炸出一记响声。我们把划燃了的鞭炮往冰面上扔，看它打着弯儿溜向远处然后炸开，冰面瞬间被炸出了一丝丝白色裂缝，就像一朵美丽的冰花。有时候，小鞭炮还会滑出冰面、落到没结成冰的水中，冲起一股小水柱，我们美其名曰“人力喷泉”。

那种天在户外玩，孩子伸在外面的手冻得通红，耳朵、脸也都冻僵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怕冷要回家的，都要玩到吃晚饭的时间才依依不舍地道别，心里还打算着明天再来。

冬天的冷显而易见，冬天的美却各有所见。

我特别喜欢闻冬天那股冷空气，一呼一吸，鼻子里就盈满了水汽。收割完的稻田已经被烧毁，秸秆的焦甜味却能飞跃千里，钻入鼻腔，让人想起烧火土灶旁的温暖。

我还喜欢那座古桥在冬天的沧桑。桥上，红彤彤的落日把天空晕染成了渐变色，飞往尽头的鸟在叫着：回家，回家。桥边，没了叶子的树木露出斑驳的皮，干枯的枝，像个饱经风霜的老者，以一种新的姿态继续着它的生命。桥下，湖水倒映着亘古不变的景色，准备在寒夜把一切冰封在每一颗结晶体内。

但在某些方面看来，冬天是不理想的。

比如那个患有腿疾的老农民，天一冷，腿痛得更厉害了。在冷风里赶路，他只能僵着一条腿、一瘸一拐慢慢地挪着。

比如那个打扫大路的清洁工，一清早就上了工，呵出的气蒸腾起来可以模糊他的面容，却给不了他温度。树叶不停地落下，他不停将其扫过来聚

拢，而后又被风吹得四散。树叶再落下，再聚拢，再吹散。

比如那个穿梭在千家万户的外卖员，别人躲着风，他迎着风。风刮在他裸露的脸上，汽车鸣叫着与他擦身而过，他一次次地到达了目的地，又一次次地重新出发。

再比如我那双不争气的手，吹几次冷风，洗几次冷水就冻得通红，然后肿胀、开裂、愈合，再开裂，再愈合。

快走吧，冬天！

诅咒着、怨恨着，希望这些情绪能像小时候的鞭炮一样，在冰面上炸出一点痕迹。但冬天才刚刚开始，所有的声音在它的冰冷里化作一丝白烟，消失。

寂静的冬天，一切都在模拟死亡。我小的时候养过一只小兔子，每天给它清屎喂食，不求回报地全心爱它，但是冬天来的时候，它还是病死了。我大哭，哭那只可怜的兔子；我埋葬它，埋在了硬邦邦的冻土里。这件事后来成了长辈们闲谈之余的笑话，也成了我对生死轮回的最初印象。

冬天没有错，春夏秋冬，自有规律。严寒对小兔子来说是考验，对我也是。人和万物在冬天都要受到一次锤炼。

我顶着风走在下班的路上，耳机里播放的疫情相关报道让我更加思考起锤炼这种说法。路边的梧桐树已经被锯掉了顶端的枝丫，像一个秃了的小老头乐呵呵地看着底下狼狈的人。我抬头望向参天的梧桐树，梧桐树也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。我知道它的深处已经酝酿好了翠绿的芽，等待春天开始新的轮回。

树木尚且如此，我又怎能怨恨冬天？我迎着风继续往前走，加快脚步走出了这种情绪。

晖园小记

□倪庆升

星期天清晨，我因市门球协会之邀，前往设在老年大学园区内的门球会议室，参加门球通讯工作年会。不想来早了，与其坐等，倒不如去教学楼后的小游园走走。

假日的校园很静，我轻轻地小游园走去。园林很小，不足两千平方米。主体是一泓池水，辅以桥、亭、草、树等。不知何时，小园已修葺一新。园东南角设有一月洞门，上置篆体“晖园”二字，沿池南岸西行数十步，有一水泥四曲桥——长青桥，通往池北，桥面平坦，却棱角分明。桥两侧有护栏，护栏两端及转折处有栏杆，两端的栏杆上饰以坐狮，转折处栏杆上饰以云纹。

过桥，迎面有一古亭翼然岸上。上书“初心亭”，两侧亭柱上书有对联，上联“莫道桑榆晚”，下联“为霞尚满天”。这是晚唐诗豪刘禹锡《酬乐天（白居易）咏老见示》结尾的最为人们赞赏的千古名句，如今成了老年大学全体学员追梦夕阳频频出彩的真实写照。这原是唐代两位大诗人对人生价值和老年生活探讨的诗话，而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，时代竟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，给亿万老人追梦夕阳以巨大的鼓舞。这是两位大诗人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池塘四周，常青树静静地围着、耸立着，草坪绵延不断。新整的石驳岸内侧，蒹葭、荷叶、水草、美人蕉……经霜后枯荣参差。池中水没有丝毫涟漪，一平如镜，将四周景物毫厘不爽地倒映于水中。就连桥栏的饰纹、亭柱对联的字迹也勾画可辨，甚至高楼阳台的栏杆、树端的叶片都历历可数。

没有风，连树枝的叶片、水中的倒影也纹丝不动，整个晖园，就像一幅画、一幅艺术珍品，默默地定格在冬日的晨光里。假日清晨的晖园真的好静！忽然，从林深处传来一连串鸟鸣，分外清亮、悦耳。原以为鸟鸣打破了寂静，然而，却更觉幽静了。

估摸着会议即将开始，于是拍下了当时的场景后就轻轻离去，如同轻轻地来。